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卷之十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子罕

子罕言命何以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命以理言則理至精微人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將至於委人事於不脩故罕言命以氣言則貧富貴賤窮通壽夭得喪利害有一定不可易之分苟知之未至則信有不及將計較於得喪之間

避就於利害之際而其本心亡矣故不可以不知命

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何以謂之罕言

孔門答問甚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亦可謂之罕矣況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盡直指以告人也

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而論語僅有問仁為邦二事

夫子固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時

粗略周覽舜樂聖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過於
此舉其大綱以語之故顏子便能領會無復疑問自
非平日博之以文豈能如此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
以止言雅頌而不及國風

自衛反魯止是正樂非謂删詩雅者大率朝廷之樂
章頌者大率宮廟之樂章風詩風奏於樂者惟二南
及豳風詩云以雅以南也礼云取豳風列國多不正
之聲樂所不奏故正樂止言雅頌

衣敝緼袍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進於
道何在陳絕糧遽至慍見
子路以名利界限所見已明但其功夫粗疎未入聖
賢之閫域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
。子路不忮不求於名利得失盡已豁除所謂審富
貴安貧賤取舍之分明矣至於絕粮遂境之事非樂
天者不能處
子路慍見是存養之功未密也顛沛處却違仁
第九篇知仁勇知先於仁十四篇仁智勇仁

先於智

先知而後仁勇者以就入德而言先仁而後智勇者以就成德而言

鄉黨

第十篇言孔子又言君子若君子即孔子何以不皆言孔子

孔子所為即衆人所當為者故間言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先進

孔子從先進無取於文也周監於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有取於文
從先進者從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若周公
之舊方可從之周末文弊蓋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
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
行不悖
先進即周家前一輩行之人如周召之類周末文勝
浸失周公制禮之意非復周公之文矣從先進者正
欲反本復始從周公之文也

聖人於礼樂所取者文質得中所不取者文過其質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於是礼樂大備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下言先進即方周盛時制礼作樂之行輩也先進之礼樂即郁郁之文也周末文勝至於滅質於是以後進為彬彬先進質野故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從先進即從周也豈有異乎

孔子弟子列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者十人而曾子不與焉豈曾子於是四科猶有所未

至與

四科乃弟子相從於陳蔡者耳曾子孔門高第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則顏子以下曾子固不在冉閔後其不列四科中者必在陳之時偶不在行或從而此時及門故不與十子並言不然曾子承道統之傳者子思孟子之學蓋出於此而豈出於顏閔科目之外者哉蓋信十哲世俗論也

冉有季路以政事稱嘗見於用而未聞有卓然可紀之事抑用有小大時有難易與

士之適用者不以時之難而藏其用濟時者不以用之小而廢於時由求屢見称於夫子其於政事方之諸子必有一日之長而當時仕者各世其官士無自而進二子雖有政事之能其仕於季氏固其所也豈以時難用小為不足哉子路墮三都黜家甲舉百年僭竊之三桓而正之冉有禦國書獲齊甲舉久為齊弱之魯而張之仕於季氏而功在魯國時雖難而為之若易用雖小而所成甚大持身脩謹無人臣之過非得聖人為之依歸而能若是乎　眘蕢

宰我在言語之科而戰栗之對短喪之問井有人之問皆陋

戰栗之對取辦於答問之次口給以禦人此其能言之病如短喪井有人之問則是不飾詞以自欺必欲討論到真實處宰我以言語名必其長於奉使專對之事子貢亦然史記可見所不足者學問之言也故夫子謂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季子然問大臣子曰以道事君不可止則止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事

君取友其事果同與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者已而不數之詞正與朋友數斯疏矣同義故下文亦曰毋自辱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不從君之欲必行已之志則在我有確乎不枉道事人之意故止字義別

顔淵

克己復禮爲仁克去己私則天理自明矣猶有待於復礼乎

克己還須復礼克己而不復礼空門是也所謂己私非礼是也所謂克四物是也克其非礼者則礼便在是非於他處求礼來復能如是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之體見矣

己與礼相對待才彼克即此復克之為言如戰者之赴敵復之為言如行者之赴家克己而不復礼雖無方外之失然退而無所歸則必至奔潰四出矣故克己必須復禮

己與礼對立克去己私必復於礼然後為仁若克己

私後便無一半則克之之後不免落空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乃所以為仁也却不用將克己復禮作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則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則才克己便復禮也

克其己復禮是清其源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其流仁與不仁可見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猶有非禮之病在謂之勿則與不行何異

克己是掃除私意天理流行於外不行是遏絕私意病根潛藏在心不行是閉門去賊賊去門閉克己是

快刀斫竹一刀兩段○克己則私欲欲已是外物勿者制之於外者也不行是未能去四者之類累但制之使不行耳勿者用力於初分之際則私欲已消而天理之本然者可得不行者用力於既萌之後則人欲猶未離而天理之在人者尚有蔽也勿者克己以後之工夫不行者克己以前之工夫○克己是就家中擒賊而殺之家便安寧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之使不行猶閉賊在家不令出外作過而已畢竟不免居停也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克復敬恕有相入否

持敬行恕雖未曾用力去克己復礼然却與克己復礼只一般若自此涵養之熟那私意自是容不得出門使民時容私意不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容私意不得

孔門問人不得多矣何顏冉獨有請事斯語之對二子蓋自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克是對而記之

顏淵問仁子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子曰友其士之仁者一日由己一日友士何以不同

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為有以勝私復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為仁由己者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顏子不伐無私施自是仁人而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夫子以是語之子貢悅不若己賢于方人則其克伐之私猶祟立乎其中故必得士之

仁者與之為朋友相覌善而善攝以威儀攝充其義理浹釋其疵纇使心之全德漸〻完熟則為仁由己尔自此得之先儒謂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為仁之道則不易乎此

夫子答顏子問仁問為邦二事抑有先後乎須從克己工夫方可及為邦之事

篇首言為仁由己篇末言以友輔仁為仁固由己亦必有朋友輔成之益相觀而善攝以威儀切〻偲偲忠告善道皆輔仁之道故又曰友其

士之仁者

夫子兩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告子貢以恕言一則告仲弓以仁言

以恕言恕〻者之事以恕言仁爲仁之方也仁非子貢所及故唯告之以恕仲弓可以言仁故告之以爲仁之方仲弓請事斯語則其學問工夫已進於此先儒謂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可全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幾於二本乎

子夏初意則只言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則恭而有

禮如此則海內之人皆親愛之如兄弟矣何患於無兄弟乎蓋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言只不合皆兄弟一語遂成無差等意圓而語滯者也

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夫子答之何以不同

子張務外而性率樊遲計近效而理未明聖人各隨其藥之

子張樊遲皆以崇德辨惑為問豈先有是目乎

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而聖人擇而出之使諸弟子
随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耳
　崇德修慝言其所以修辨惑不言所以辨
而章辨惑之旨雖異然皆昏於血氣而昧於事理此
其所以為惑明乎此則凡吾之所以惑皆有所未來
而辨惑之方得矣
　　忠恕除一個不得然行之以忠除却恕其恕
　　乎除却忠
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

謂除一箇不得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主於愛然一有所繫或倚於一偏則非仁矣唯其心無所繫然後是非不謬於理而其好惡之間無非大公至正之道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能使枉者直則亦無待於惡矣耆莪

愛人知人仁知之用夫子何不告樊遲以仁之本體

體用雖仁而本末未始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子游曰朋

友數斯疏矣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取友於人者也朋友數斯疏矣者與人會友者也取友於人者是求有益於我也故講學以會友而不厭其數取善以輔仁而務其專而何可以離群索居哉與人為友者常恐失色於人也故忠以告之而不聽則當去善以道之而不納則當止而何可以煩瀆取辱哉學者而欲取友於人當

如曾子之言欲與人為友當如子游之言香蒙

四書待問卷之十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

論語

臨江蕭鎰編

○子路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何以獨問焉

知賢才而舉之

是時魯國僥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國則其於為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不可赦而獨患於賢才

之不盡知仲弓其可使南面哉

衛君待子而為政若出公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正名之說恐難行於衛君

使夫子果仕於其國必以父子之大倫明告出公使之改化自為去就不然聖人豈肯北面無父之人仕無父之國哉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責子路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然夫子嘗曰疑思問夫何責子路之深也

疑則思問可也子路不達正名之旨而不能問便率
爾殊辨反以聖人為迂是尚得為問乎

樊遲請學稼圃志則陋矣然大舜伊尹猶躬
耕畝故夫子何獨深斥樊須

過此時則為此事進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不知期月三年必世百
年規模如何

舜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到得蹐民仁壽比戶可封亦必世而後可聖人與天地同流故化成之功速而大善人若川海納藏納故涵泳之功遲而小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均是善人也何百年七年遲速不同

可以勝殘去殺得化民成俗之效可以即戎者有趨事赴功之心化民成俗使黎民醇厚刑措不用則必積之以久而後能致故其功遲趨事赴功則由孝弟

忠信作興其氣可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故其功速
人而知親其上死其長則必漸摩於仁義之心自化
風俗自易而後至於勝殘去殺

孝弟百行之原夫子以為士之次而居行己
有恥使命不辱之後

古之為士何事哉上而從公卿大夫之後用於世者
也下而居農工商賈之上脩於家者也行己有恥使
不辱命者其材足以有為而其志有所不為是漢志
所謂學以居位曰士者也孝弟自是行之大者然稱

於族黨而無適於用則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
人之國蓋本立而材不足者孟子言窮不失義而脩
身見於世者故其次也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徒守其一夫之私行而不能擴
其固有之良心此特鄉之善人于士之義未弘也凡
言士當主節槩而言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何在陳之嘆思

狂士而不及狷者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雖皆

非中道而皆可有進然狂者氣質高明足以有為狷者氣質貞固足以有守有為者可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而已故在陳之嘆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曾之狂士狂者又不可得然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志意高遠可以有為狷者介然自守有所不為孔子思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故先取狂者

剛毅木訥近仁訥字何如其言也訒

訥者遲鈍而無巧佞則心不至於外馳故近仁〻者

心存而不放則其於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故其言也訒訥是質之近於仁者其言也訒夫子為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多言而躁必此心外馳於事多苟如何得仁故必持守堅定不易其言然後入德訥是本然之質訒是變化之質及其至之一也

切〻偲〻是有懇到詳勉之意曾子何以言

忠告善道不可則止

切〻者教告懇到而不揚其過偲〻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皆有忠愛之誠而無乖戾之害與曾子言

意相蒙

憲問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君子依
乎中庸乃敢人危言危行也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正之謂士必
有廉角之乃是持身中正庸常之理又能視時舒卷
豈非中庸之道今以毀方瓦合同流合污為中庸此
聖人所以深惡鄉原也
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則無害

用之無道之世不可不斟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
許危其言見不是常道理

　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
若人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有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者以其德言之也此言躬稼
者之所以為君子也有以大人小人對言之者以其
事言之也此請學稼者之所以為小人也

　臧武仲之要君是好知不好學者也夫子論
成人何以又取其知

成人一章合諸子之所長而為一人如已成之藥相為佐使而無偏用之害若止用一物而無諸物相濟未免為害

死於所事義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夫子何以不與忽而與仲

以忠於所事而死之則召忽之死為義以所事非正而可以無死則召忽之死為傷勇故聖人於管仲置生死勿論而不取夫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君子上達下學而上達同異

同是一理但君子知下學工夫故能上達小人私欲蔽固不知人事故日益汚下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於高明由其下學是以上達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夫子何以請

討陳恒

聖人作事名正言順必無以燕伐燕夫子之請討陳恒是欲哀公請於天子而討之耳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何不可討之有

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於用

舍無足言者何孔子以道之興廢繫之

此隨三都黜家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

文亦道也何道之有興廢文有喪未喪之別

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文之得喪任諸己蓋道唯
繫興廢而已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礼樂制度若喪便
掃地

賢者避世沮溺自處以避世之士豈沮溺尔

賢者子

避世必伯夷太公之徒乃称賢者之名沮溺自避世之士但所處偏耳蓋其有長往不返之意設使天下有道而出畢竟亦無甚設施也

衛靈公上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以俎豆為重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以籩豆為輕

以軍旅對俎豆則俎豆為本軍旅為末故言俎豆不得不重以道德對籩豆則道德為本籩豆為末故言籩豆不得不輕靈公無道而有志於戰伐之事夫子

欲其知爲國之道必有礼以爲之本也況礼之全體軍旅固在其中若自俎豆而充之而能以礼讓爲國則軍旅可不用矣歒子魯之强家而未知以脩身爲爲政之本曾子欲其知爲治之道反諸己而不外求也況道之全體籩豆亦其一事若自動容貌正顔色出辞氣而約之則知修己以治人而器用事物之細非所尚矣自脩

夫子答顔歷言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豈爲邦之道止此四事與

凡此四事聖人於四代之中取其損益得中可為準則者各舉一事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發先儒以謂發此以為之兆者是也由是而推之則凡事皆可依倣而行之矣

夫子兩言終日而皆以難矣哉結之二者果有先後輕重乎

心無所用則殆於死而不知天理之所存心繫其用則敝於私而不自蹈人欲險詐故飽食而無所用心將安於偷而不知檢非其心殆於死乎群居而言不

及義必鑿其智而不知反非其心蔽於私乎難矣哉
者悼其廢時亂日而終無以入德也以先後論之心
不在義故言不及義是無所用心之言在先言不及
義之言在後以輕重較之無所用心則天理雖晦而
猶存如行小惠則人欲偏勝而益僞是無所用心之
患為輕好行小慧之患為重奮哉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下文言譽而不言毀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自言我無損真過實之毀譽若間有譽者必是

已嘗試其爲人非過實而揚之也若稱人之惡而損
其眞則決無此事
聖人未嘗無好惡之公亦未嘗有毀譽之私其或有
所譽者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
譽之矣而惡之未著者安知其不能遷善故雖前知
其惡而亦無所毀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亦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以又曰日
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非以思為無益也思而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為無益耳故集註謂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二句似相反

耕本謀食卻有時而餒學非謀食而可以得祿所以分大人小人之事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

論語

臨江蕭鎰編

衛靈公下

仁者心之全德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而猶有涖不莊動不以禮之疵乎

知足以知此理而又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或以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不檢

然則厚於内而不嚴於外有其體而無其節即是氣稟學問之小疵不莊氣稟之疵不以礼學問之疵未得謂之盡善聖人於此功夫必要周密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須檢點其餘使之事事盡善所謂德愈全而責愈備也

聖賢之於學唯知義理之無窮雖義精仁熟而於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致其省察克治之功焉蓋知及仁守德之厚於内者莊涖礼動事之見於外者厚於内而不嚴於外則内之自治者亦疎矣是以君子存

養之功貴於豫也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志士仁人

有殺身以成仁

蹈仁有益無害何憚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成就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當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

諒似真而實非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

擇邪正唯知必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有二訓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其為執信之義

友諒之諒在人貞而不諒之諒在己在人者小信有所不棄在己者不期至於貞不止也學者自友諒而進之貞而不諒乃所以為君子

李氏

諸篇稱子亦稱孔子何此篇獨稱孔子

此篇洪氏以為齊論吳氏以為諸篇多出弟子之手

而此篇必弟子門人所集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

言志學好學聖人且猶待於學與

聖人清明在躬義理昭著固無待於學而聖人之心唯見義理之無窮而自謂不可以不學況古今名物礼樂度數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唯其志學好學所以爲孔子之聖

自聖人而言似若無待於學而有其質者自謂得全於天而不借之以人也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公山佛肹召則子欲往

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貴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礼際矣斯孔子受之

陽貨瞯亡此不足責孔子亦時其亡不幾於不誠乎

據理合當如此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此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礼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

孔子但往答其礼而不欲見其人亦不屑教誨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如果不可移則性亦有不善者乎

性近習遠是中品人可上可下其性可以習而移若夫超然之上知冥然之下愚是他生來賦性殊絶非習所可移故先儒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是氣稟

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拈出懸絕者說

上知下愚不移若下愚困而能學尚可移否

非不可移人自不移耳若困而學之是性品猶有善處但恐生來性品已決絕無可移之理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答子路何以不同

此即其所疑而告之耳子路以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也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疑其或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我之意

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

微子

比干諫而死謂之忠可也而孔子謂之仁是忠可以為仁也子文之忠何以言未知焉得仁

此心純體無私渾然天理方始是仁比干之心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其至誠惻怛乃是自仁中出若無諫

紂之事已是仁人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然未能必其皆出於天理而真無人欲之私也蓋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而言比干之仁是於大變故中見其所為有當於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文之忠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殷有三仁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唯仁者能之然未見微子當去比干當死箕子當囚端的不可移易處使三人者易地

而處則又當如何

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則仁矣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幸不死耳比干即以諫死感悟所謂人自獻於先王也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求仁而得仁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聖賢出處貴於見機幾而作而至於三黜而不去耶

三黜不去所以為下惠之和不以枉道事人至於三黜乃其介處和而不失其介所以為聖之和

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不去可謂和矣何以稱為逸民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降志辱身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其不枉道事人可知及其犒師片言足却強大之齊保垂磬之魯可謂言中倫行中慮矣然以魯僖公之為君臧文仲之為政而莫與立則是和而不偶者也故夫子稱為逸民

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

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

亦不入于室者夫子既言我則異于是則不必深考
學者顧學孔子可也

周有八士竟是何官

國語文王即位詢于八虞釋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
官也朱子以為不可考矣

子張

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士之職
分當為之事殆不止此而曰其然已矣然與
士者一男子之事只此數事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

病在末句耳

學而優則仕可仕而優則學則先事後學可

子

學則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仕入
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
言則學有餘然後事互相發也此章之意專為仕者
不學而言蓋仕者不學天下之通弊故先言仕而後
言學

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當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

伯魯不說學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未明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夫子說漆雕開之對惡子路之佞亦是耳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故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若論其序當不如此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仲尼豈賢於子貢二子敢為此論抑何所見

聖人固自難知子貢在當時想是大設明辨機敏通達事務故動得人夫子亦嘗自言達不如賜

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卑厚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

克曰

允執厥中未發之中與抑時中之中與

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

云者理之在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厥中盖以在事物者而言若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虐暴賊吝是謂四惡吝似非惡德何以與虐暴賊並稱

吝比三者似輕然尔甚害事盖臨事遲疑畏縮必其人最多猜疑慮之人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疑吝不決亦以取敗而已

首篇首章三條三乎字末以君子言末篇末

二　章三條　三也字首以君子言首尾亦抑有異乎君子成德之名聖人教人類於至於成德也知命則樂天不特君子而已知禮則有立不特學習而已知言則知人不特朋來而已語意輕重淺深實相表裏有深意也故尹氏於末章曰知斯三者君子之事備矣

四書詩問卷之十二終